

# 君之断舍离 他之正所需 宁波有群 爱“捡垃圾”的 年轻人

## “物物置换” 是他们过日子的关键词



社交平台上年轻人晒出互换闲置的物品。

海外留学回来的 Maggie 习惯浏览各个平台，看看有没有网友在网上挂出即将丢弃的闲置物品，随时准备“淘”回家。各大社交平台上，年轻人晒出互换闲置的物品，旧书桌、旧沙发、花瓶、装饰画……给自己的闲置找下一任主人。和 Maggie 一样，他们开始过上“二手生活”。

今年，一股“stooping”（把废弃物品捡回来循环使用）风在宁波吹起，在年轻人中间默默流行起来。在 Stooping 宁波的主页，群主陈大树这样描述置换规则：君之断舍离，他之正所需！人人都是 stooper，让旧物闲置有更好归处！本社群秉承免费或自由交换原则。将废弃物品的信息、地址发布在个人主页，有需要的人就可前往取走。继“省钱”“抠门”“极简生活”之后，“物物置换”正在成为一些年轻人过日子的关键词之一。

## 1 “循环旧物里，有看不见的乐趣……”

3年前，严珺和丈夫在江北开了一家披萨店，受疫情影响，两人的收入并不稳定。每月开店收入差的时候只有6000多元，但她依然希望每月有一笔定期存款，所以严珺给自己设置了一个目标，每月攒下2000元，花4000元。刚开始她觉得，一个月只花4000元不可思议，但现实中她确实做到了。“我发现，很多东西不买日子照过，和其他人自由交换闲置物品，二手也能用得很好。”

在宁波，她换过最大的物件是一把沙发，“有一个网友搬家，不想要这个沙发了，她想用沙发置换童车或者柜子，我家里正好有一辆童车闲置，所以就置换成功了。”严珺开始习惯将不用的

物品丢弃前先问问是否有置换。“把闲置的儿童书籍、玩具的照片信息放在平台上，然后写上希望置换的物品，这几天我就刚用一个玩具冰激凌机置换了一辆扭扭车。”

肖晓是一名在读大学生，前几年看直播平台带货、网红营销，到处都是刺激消费的广告，她时常为自己做不到理性消费而焦虑。“但我现在意识到，还是需要一定存款来抵抗未知风险的，所以就会反思之前的消费习惯有多差，从而主动或被动地去作出改变。”

肖晓在网上用书架置换过盆栽，也淘到过一台七成新的跑步机，只花了500元。“之前一直

想买一台健身器材，但正价都太贵，我怕自己坚持不下来就浪费了。”在肖晓看来，时下的有些年轻人过上“二手生活”，与其说是一种消费降级，更像是一种从感性到理性的回归。最近，她也开始把更多闲置用品整理出来，试着加入“置换”大军。

用家里废弃了两年的鱼缸换了一把吉他后，新宁波人范新文对这种消费方式有了新理解。“循环旧物里，有看不见的乐趣，我们不再沉迷于超前消费，而是对自己越来越坦诚，想少花钱是真的，追求美也是真的。这些闲置物品，虽然自己不再需要它们，但在下一个主人手里，它们的价值依然延续着。”

## 2 “帮小可爱们寻找下一个主人”

从海外留学回来的 Maggie 是铁杆“循环青年”的支持者。她曾在深夜的宁波街头淘到废弃家具。原来，得知一个网友要丢弃一张旧式书桌，她立刻前往。书桌很沉，她一个人根本搬不动，于是在半夜求助朋友，一起将书桌运回家。搬回家后，她将书桌重新上漆，在表面残缺处摆上绿植，将它变成家中一员。书桌并不是 Maggie 捡到的第

一个宝贝。“在法国留学时我捡到过一套茶具，是一对年轻夫妻搬家时不要的，当时茶具上放置着一张纸条：帮小可爱们寻找下一个主人。”

回国后，Maggie 尝试着自己的闲置物品拿出来置换，她曾经关注过一个上海博主，对方在社交平台上建立了相似的废弃物品信息交流账号，发布废旧物品信息。短短2个月，关注

“捡破烂”的年轻人就超过了两万。她认为，事实上，比起废弃物再利用的实用主义精神，其实不少年轻人是抱着一种欣赏废弃物品的美感，包括改造废旧物品后所获得的喜悦和充实感。“像废弃的茶具经过消毒后可以使用，如果你喜欢改造，还可以在新空间内赋予它们更有趣的形态，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。”

## 3 “更希望让一切闲置旧物有更好的归处”

上海久新搪瓷厂的多层提篮饭盒、烫头发的老式火钳、一套108件的木工工具……在旧物爱好者陈大树的旧物实验馆内，摆满了老宁波人大大小小的家居用品。陈大树一有空就跑遍宁波“捡破烂”，这么多年他一直沉迷在旧物收藏中。

在他看来，这些有记忆情感的东西不能仅用金钱衡量。“它们也许会被越来越快的科技时代淘汰，但很多原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反而被遗存下来了。”

陈大树认识了许多喜爱旧物、有兴趣进行二手交换的朋友。也有不少陌生的朋友发来消息：“我家这边有老家具要拆了，你要来看看吗？”陈大树说，他曾经受不认识的朋友邀请，在待拆迁的房子里，“捡”自己所需的破烂，但一些大件的家具，因为搬不走无奈放弃。他亲眼看到那些带不走的家具被直接砸烂，成为一堆建筑垃圾。“我曾经去过很多垃圾回收站，那些大件的垃圾回收非常费力，在粉碎中又耗费大量人力物力，我一直在想，对我来说没用的，说不定正是别人想要的。这也是我建立 Stooping 宁波群的初衷。”

让陈大树没想到的是，他在朋友圈透露了想开个“捡垃圾”



陈大树收集的旧物。

群后，马上得到了朋友圈好友们的支持，他在某社交平台上的粉丝数也因此一路上涨。仅一周时间就增粉1729人，有趣的是，这其中19岁—24岁的粉丝占46%，25岁—30岁的粉丝占32%，另有10%的粉丝年龄在31岁—35岁。在所有参与人群中，女生占94%。

“这说明宁波的年轻人非常愿意接受这种‘捡垃圾’和交换二手物品的理念。年轻人开始二手消费，一是近年来断舍离生活越来越被提倡，再加上新冠疫情对大环境的影响；二是消费主义盛行带来的物质饱和，家家的闲置物品增多，闲置交换和赠送本质上是一种对旧物认知提高的表现，确实也有一部分年轻人，是带着环保低碳、资源循环

利用的心态。”在 Stooping 宁波群里，一位网友发布了即将遗弃的床头柜，不到两小时，该床头柜就被群友领走。

陈大树告诉记者，在宁波，垃圾分类做得非常好，街道清洁的工作效率很高，前一天晚上丢弃在街头的废弃物品，隔天一早就会被收走。“所以 Stooping 的概念也需要扩大理解，也许更大的是一种惜物的态度和交换的乐趣，我们更希望让一切闲置旧物有更好的归处。”

记者 吴丹娜 张海玉 文/摄



用置换代替购买，这样的极简生活你能接受吗？欢迎扫码投票。